

数字论坛丛书

# 我们

是丑人和 Luser

——网络胡话之二

胡 泳 著



海洋出版社

数字论坛丛书

# 我们是丑人和 Luser

——网络胡话之二

胡 泳/著

海洋出版社

1999年·北京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我们是丑人和 Luser: 网络胡话之二/胡泳著. - 北京: 海洋出版社, 1999.6

(数字论坛丛书)

ISBN 7-5027-4745-1

I. 我… II. 胡… III. ①计算机网络-社会-影响  
②信息技术-技术发展-研究-中国 IV. TP39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1999)第 16078 号

**海洋出版社 出版发行**

(100081 北京市海淀区大慧寺路 8 号)

北京四季青印刷厂印刷 新华书店发行所经销

1999 年 6 月第 1 版 1999 年 6 月北京第 1 次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10.625

字数: 265 千字 印数: 1~15 000 册

定价: 15.00 元

海洋版图书印、装错误可随时退换

## 《数字论坛丛书》编委会

主 编：姜奇平

编 委：王俊秀      方兴东      刘    韧

        吴伯凡      陆    群      胡    泳

        段永朝      姜奇平      郭    良

## 作者简介

胡泳，湖南嘉禾人，上海外国语大学经济学学士，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法学硕士，瑞士兰德学院管理学硕士。《三联生活周刊》专栏作家。

胡泳被认为是电脑文化领域最有权威的评论家之一。他翻译的《数字化生存》(1996年海南出版社)入选京沪两地学界名流评定的非文学类'97十大好书，并被《新周刊》评为改革开放20年来最有影响的20本书之一，“数字化生存”成为当代中国流行语；他写作的《网络为王》(1997年海南出版社)是国内首部全面介绍网络的诞生、发展、现状以及未来趋势的专著；其后，他又出版了《时代英雄》(1997年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和《黑客：电脑时代的牛仔》(1997年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这些著作开创国内网络文化观察与研究之先河，对提高国人的信息社会意识产生了广泛而深刻的影响。1997年，《网络为王》在台湾出版(捷幼出版社)，被誉为“了解网络发展最翔实的一本书”。

胡泳在《三联生活周刊》上开辟“数字化生存”、“叩问技术”专栏，探讨技术在现代社会中的作用；他还兼任多家电脑报刊的专栏作家，同时应邀进行大量演讲，交流信息时代的工作和生活观念。1999年他参与发起了“数字论坛”，该论坛的宗旨是促进信息技术对社会发挥全面影响。他新近翻译出版了《2.0版：数字化时代的生活设计》(1998年海南出版社)，最新译作《比特之城：空间·场所·信息高速公路》即将由三联书店推出。

1998年胡泳被《中国图书商报》评为十大新锐作者之一。

## 总序：为数字时代立言 为信息中国立心

如果我们说 80 年代谈的是“中西方文化”比较的话，那么 90 年代则更多的是“工业文明和信息文明”的比较。在 80 年代，谁都会把自己打扮成一个文化人，侃一通“中国人的劣根性”；在 90 年代，面对悄悄变化着的文明底色，你必须默默地不断调整自己。很明显，一个大于我们存在的事物已悄悄降临，我们已感觉到它的冲击，但却无法为它命名。

“数字论坛”有幸成为这种新文明的阐释者。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个因为极偶然机缘而诞生的“以计算机网络为手段联结的圆桌会议形式和沙龙”会越发呈现出它对这个时代的独特影响。

1998 年 8 月的一个周末，我代表《信息产业报》邀请几位关注信息产业的分析家和思想家在京郊举办了一次简朴的聚会。可以说那次会议正式达成了 IT 媒体由“新闻时代”向“分析时代”过渡的共识。“新闻时代”只是简单的信息堆砌，“分析时代”才是真正把信息当成是一种资源来经营。为推动分析时代的到来，首先呼唤的是一批新的分析家。

会议结束后，我提议参会的每一个人回去都就自己对信息文明的想法写一点东西。将近一个月之后，我在《信息产业报》上为这些人做了一个专题。记得封面文章的题目叫《分析家时代的

来临)。

应该说，我当时对所邀请的人员名单是动过一番脑子的。我之所以推崇郭良和吴伯凡，是因为他们可以说是当代中国少有的对电脑文化有研究的纯正知识分子。两人都来自社科院，都参与了此前代表汉语信息世界最高水平的《网络文化丛书》的编写。在基督教神学和社会理论方面颇有建树的吴伯凡为人们构筑了许多信息时代的“大理论”框架，而哲学家郭良在《南方周末》上返朴归真的小品文，则让人在捧腹大笑之余接受了一种新文明。郭良还有一个得天独厚的优势是他可以以访问学者的身份与国际信息业界的思想巨擘进行直接对话交流。从《农民日报》到《互联网周刊》，脸色苍白的姜奇平似乎永远沉缅于对未来的幻象之中。这种幻象常常会突破其文字的外表，表现为一种雄辩的激情。在中国 IT 界，姜奇平以“直接经济”理论闻名，他是目前中国网络经济理论的重要奠基人之一。每周一次的对信息产业现场直播式的文化评点，是姜奇平的绝活。对 IT 的热衷激发了他的创造力，他甚至开发出一套自有产权的软件。这一点，与郭良相似，郭良曾自费组建了中国第一个学术网络。

记得在那次会上，来自山西的段永朝对发言权提出了质疑。段永朝提出：“作为用户的过滤器，我们该如何说话？”我深信，伴随着这一问题，段永朝已深深陷于后现代社会关于权力与知识的思考之中。“为什么一个人总有一条永不回头的路，为什么落日总是要捆住门前的小地方”，这样的诗句仿佛就是给像段永朝这样的人写的。老段是那种善于思考也勇于行动的人。为了更好地感受和捕捉中国信息文明跳动的脉搏，他经常往返于北京与山西之间，疲于奔命。脱离相应的知识谱系，生存会变得虚幻。这种痛楚也被遭受 CIH 病毒侵袭的吴伯凡真切地感受过。吴伯凡曾因为文件的丢失，在大街上茫然地行走，任一辆辆汽车在身旁飞

驰而过。

方兴东可以说是当代中国 IT 界最受欢迎的独立评论家。在业界不少重要媒体上，都有他的个人专栏。为此，有人戏言：“方兴东就是媒体。”他如此高的产量，令人吃惊，要知道他目前仍在清华大学读博士，研究的是高电压水处理。这领域与 IT 似乎并无什么关连。套用一個 IT 的词，难道他的脑子是“双 CPU”的？更为让人佩服的是他的每一篇文章都是一次快意思仇的语言大扫射，都是一次对产业现状的淋漓尽致的解剖。他的一系列文章给中国 IT 业写就了一部大型的抒情史诗。尤其是在关于 Microsoft “维纳斯”事件的讨论中，方兴东可谓独占风头。方的文章震动海内外，被人称为“全球反对知识霸权的第一声呐喊。”刘韧则以一种“慢吞吞的激情”完成了对“知识英雄”的素描。不知怎么，面对刘韧，总让人想起横扫世界棋坛的少年天才李昌镐。而作为中国网络事业先行者之一的陆群多年一直致力于网络文化的研究，在业界颇具影响力。想想看，这些人聚在一起能不折腾出点事来？

认识大名鼎鼎的胡泳是在几个月后的奥林匹克饭店。那一天海洋出版社的齐海峰约请大家出一套关于电脑文化方面的书。这就是今天出版的《数字论坛丛书》。也就是在那一次聚会上，大家提出，应该有一个类似编委会的组织，为中国社会的信息化做一些事情。因为当时张朝阳要邀请尼葛洛庞帝访华，我提出能不能请尼葛洛庞帝做我们的顾问。后来，这件事情在姜奇平、胡泳的努力下成为现实。1999年1月8日，当代中国最重要的数字文化翻译家、《数字化生存》译者胡泳正式代表“数字论坛”向世界著名的未来学家尼葛洛庞帝递交了顾问聘书。

这就是“数字论坛”的由来。

“数字论坛”只是一个以数字媒介为基础的沙龙。它所引起



#### 4 · 数字论坛丛书 ·

的反响是我始料不及的。有无数的媒体要求采访，有不少厂商找上门来要赞助“数字论坛”，但是“数字论坛”除了获取大众对数字化的注意力之外又能干什么呢？

由于采用彻底扁平化结构，“数字论坛”即使对身处其中的人来说也是一个全新的东西。为此，姜奇平曾经问过尼葛洛庞帝——“一个没有领导的‘组织’该如何发展？”尼葛洛庞帝不愧是一代宗师，他不假思索地回答：“没有领导，那就大家一起干呗！”

王俊秀

1999年5月4日

# 网络批评此其时

## 电脑化空间不再是谣传

90年代一开始,媒介理论变得流行起来。在西方,历史学家和哲学教授一夜间变成了艺术界名人,甚至当上了市场顾问——因为他们对数字化技术的“本质”有着玄妙的认识。

一个绝好的例子是德国媒介哲学家诺伯特·波尔茨。80年代初的时候,他在西柏林自由大学任教,整日谈论本雅明、阿多尔诺和卡尔·施密特。他对宗教史特别感兴趣。等到他遇见弗里德里希·吉特勒并加入媒介研究组织后,他转而写作《新媒介理论》,把瓦格纳的“总体艺术作品”(Gesamtkunstwerk)同本雅明和麦克卢汉串在一起。这仍然没有脱出学术圈子。不过接下来波尔茨就变了:他开始涉足混沌理论、超文本和多媒体。最终他成了一位设计学教授,目前的研究方向是设计、广告和市场策略。

中国的情况则极为不同。我们的媒介理论处于不一样的语境中,甚至其学术地位都大可存疑。比特刚刚介入人们的生活,狂喜的情绪还没有褪色;与之紧密相伴的是不明所以的畏惧和不知深浅的臆测。这同经济发展的阶段性倒是一致的。学习机和VCD的亲合力大约在很长一段时间内还不会消失。

无论如何,媒介浮出海面已成社会大趋势。电脑化空间的崛

起带来许多新观念,这些观念在目前极为关键,因为以后它们将带动产品的发展。电脑化空间已不再是一种谣传,一种文学幻想的材料,但它也没有被完全结合进我们的社会中。对于软件开发者、计算机系统和多媒体产品的设计者来说,掌握信息社会的合适隐喻是十分必要的。而此类隐喻无法从技术硬件中产生,只能由知识分子创造。正因如此,媒介理论才变得重要起来。

然而,我们可以很轻易地看到媒介理论的分裂:一些作者把自己卖给了业界,在螺丝壳中大做道场;他们的谈话充满推销语言,把数字技术当做解决所有问题的万应灵药。另外一些人则成了绝望的或是玩世不恭的“文化悲观主义者”,在抨击“文化产业”的过程中发展出一种反媒介、反计算机的哲学。他们以局外人的目光打量技术,警告人类注意即将到来的灾难。

这是诸多预兆中的一种,预示着假设和介绍的时期正走向结束。新媒介在进入社会,开始面对面地同现行的政治和文化对峙。在这样的变化当中,我们有必要倡导“网络批评”。

## 把技术之网变为社会之网

网络批评不是圈外人的批判,而是深深扎根于网络之中。它在软件内活动,它在电线中穿行。但它又绝不是任何技术或技术主义者的营销广告。它致力于让公众获得对所有媒介及其内容的入口。它试图确立有关多媒体和计算机网络的政治、经济、美学和技术标准。如果我们想超越大吹大擂的阶段,而又不想退入怀疑一切的陷阱,网络批评必不可少。更重要的是,我们必须澄清我们所使用的许多概念。当然,网络批评和许多涉及旧媒体的文学样式,比如说文学评论、书评、电影评论等等不乏共同点,只不过它更加专注于网络媒体的发展。

我们应该提高电脑对话的质量,使其超越推销语言、武断的意见以及早期那种无端的臆测。我们应该把技术之网变为社会之网,让媒介活动家、理论家、程序员和电子艺术家彼此相遇。此刻,我们亟需对网络的政治经济学展开讨论,因为商业化和国家的管理正为网络的大众化奠定基础。网络批评的目的不是预测未来,而是对现在发出多样化的声音。

仅仅谈论版权和检查权是不够的。仅仅抱怨电信垄断是不够的。仅仅控诉“信息富有者”和“信息匮乏者”之间的鸿沟是不够的。更重要的是拿出实用模式来并将其付诸实施。网络批评并不一定非得板着严肃的面孔,它也可能很好玩。特别是当它产生于人们上网的欲望、产生于人们跨越一切障碍而互相交流的自由意志的时候尤其如此。网络批评最终不应该成为一种意识形态或信仰体系。或者,更准确地说,在我们这个时代,它不应该成为一种个人化的生活方式或时尚。否则它将消失在电脑化空间的无垠黑暗中。

## 说给读者

本书是我1998年至1999年在《三联生活周刊》、《互联网周刊》等报刊上所开设的“叩问技术”、“网络胡话”等专栏的文章集结。放眼我们的时代,在生产者与消费者、政府与公民、大众传媒与接受者之间,权力平衡正在发生深刻转移。人与技术之关系也必然由此更趋复杂。

网络社会的发展引发了一系列冲突:个人隐私权与社会公开性的冲突、安全与自由的冲突、商业与社区的冲突、政府监控与个人自治的冲突、繁荣创作与保护知识产权的冲突、主权国家与全球社会的冲突、技术至上主义与人文精神的冲突,等等。挑战与机会

并存,公民们必须采取行动解决这些冲突。我们不能只满足于遵循规则,还应影响规则的设计。我们不能只顾抱怨,还应加强建设。简而言之,个人必须为自己发现机会,而不只是抵御那些不断出现的诱惑。

我想特别指出的是,新的数字化时代的真谛在于:它在赋予个人强大权力的同时,也要求个人为他们自己的行动以及他们所创造的世界担负起更大的责任。

# 目 录

[ 1 ]

## 未来——我们的创造物

未来学家着力涂抹玫瑰色的未来，是因为“人类需要吞服大剂量的、持久性好的乐观主义药剂”

[ 7 ]

## 出卖未来

世界上许多地方的人似乎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渴望听到“先知”对未来的预言。未来学目前正在变成一个日益复杂、也日益赚钱的行当

[17]

## 什么是信息社会？

评论家们越来越多地把信息作为当代世界的一把标尺来谈论。靠什么断言信息正在创造一种新型社会？

[23]

## 信息的数量、质量与意义

思想比信息更重要。计算机科学家怎么会令人信服地把思想变成信息的仆人？更多的信息一定能使我们更加知情吗？

[29]

## 信息社会呼唤法律

大多数的法律都是为了原子的世界、而不是比特的世界而制订的。旧的法律就仿佛在甲板上吧哒吧哒挣扎的鱼一样。这些垂死的鱼拼命喘着气，因为数字世界是个截然不同的地方

[41]

### 智力桂冠谁属

人机大战是否令人类永远失去了尊严？卡斯帕罗夫面对的是每秒钟计算2亿个位置的32个头脑，当数量正转向质量时，我们还能够相信，思想是人类独有的吗？鱿鱼身上也有神经元，但假如你把大量的神经元以令人震惊的多样化方式排列在一起，就像在人身上一样——那么，思想就产生了

[48]

### 黑客的历史变迁

黑客到底是盗火者，还是伊甸园里的蛇？

[61]

### 欲说黑客好困惑

就像牛仔们逃避城市人的控制和纠缠而独立生活一样，电脑化空间的居民怀有相同的反抗心理，他们认为自己是新时代的“拓荒者”。类似旧时的蛮荒西部，今天的数字化边疆充满了危险，充满了争夺统治权和资源控制权的严峻斗争，充满了不同价值观的剧烈冲突。同时，它促成了一种狂热的个人主义文化和不断进取的企业家精神

[73]

### 电脑革命：60年代的真正遗产

60年代后期，嬉皮士运动所提倡的自治主义与民主观念奠定了个人计算机革命的基石。布兰德说：“这一代人

一口吞下了计算机，就像他们一口吞下了迷幻剂一样”

[81]

### 恶作剧与游击战

由恶作剧开始，诞生了“游击战”传统。在越南战场上，游击战打得美军晕头转向；在美国主流文化与反主流文化对峙的前沿阵地，嬉皮士们用游击战术同既有体制周旋、厮杀。这种战术的要点是：用最小的代价、冒最小的危险给体制以最大的打击

[87]

### 与系统较量

电脑黑客和电话飞客，电脑和电话的忠实献身者，生活在BBS上。那里是哺育他们成长的地方。在数字化地下社会中，与系统较量成了一种生活方式

[100]

### 技术革命的精英

就像海洛因在吸毒者的血管里流动一样，黑客在电线中流动

[109]

### 终极的杠杆行动

阿瑟·C·克拉克说过：“一切高度发展的技术都与魔术无异。”对许多人来说，黑客们成了新的魔术师：他们掌握了控制现代生活的机器

[120]

### 我们是丑人和 Luser

对机器的亲密认同引发了我们这个时代无言的焦虑：机器是仍然在服务于人类还是已开始漫无目的地游荡？更关键的是，机器是否已开始为自身的目的而工作，而这目的是人类一无所知、也无法控制的？



[126] **真正的黑客**

一个真正的黑客有能力盗取金钱、信息、软件和硬件，并从事破坏和间谍活动，但他自愿不做所有这些事情

[135] **自由软件的失乐园**

自由软件变酷之日，也许就是它变俗之时

[142] **有关电话的社会学**

1876年，美国人贝尔发明了电话，从此开创了人类的通信革命，这场革命至今仍未终止

[150] **对技术的爱与恨**

不要盲目地反对进步，但是反对盲目的进步

[156] **技术的“报复效应”**

日益复杂的技术文明常常会带来无法预料的结果，这些结果与人们当初的良好愿望大相径庭

[161] **系统可靠性的幻想**

人的聪明才智与混沌数学产生了冲突——随着技术发展为更加复杂的系统，微小的问题能以设计者没有预料到的形式结合在一起并反映出来。复杂的工艺系统的绝对可靠性同它给使用者带来的控制感一样，只是一种幻想

[169] **“一·一五”大瘫痪**

——电话系统的脆弱性